



版式：杨犇

随遇而安

江觉迟

何处是远方

魏振强

在我们幼年小小的心中,山那边是远方,白帆高悬的船儿要去的是远方,刻着一轮明月的天空是远方,再后来,我们有了心思,被我们惦记的人在哪里,那里就是远方……远方,让我们的想象变得绚丽多彩,我们在想象中悸动、牵挂、遗憾、想往。而当我们惦记、喜爱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,我们总会默默祈祷他们去的远方是天堂,那里有人间的鸟语花香,没有人为的纷扰、烦恼、惆怅。

远方,是神秘、美好,是一声叹息、一地忧伤,也是我们满满的祝福、真切的守望。

今天,我们追忆曾经的“远方”,是为了给思绪再次插上翅膀,让自己在回望中获得片刻的宁静。那些曾经抵达或者从未抵达过的“远方”,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个片段,一缕缕芬芳,也可能是一段段挥之不去的忧伤。

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”疫情期间,这句话被反复引用。默念它的时候,我们的心总会更加柔软,而当我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心里有了更多的力量。

远方,是空间距离,也是时间距离,但不应该是人与人的距离。当所有的人肝胆相照、相互守望,世界就真的是天堂,每一个地方都是远方。

生活中,经常会有那么一刹那,我惊问自己:怎么一晃就在草原上生活了十五年?因为我感觉自己的心一直就像云朵一样,无时无刻不在飘着——这样的心境如何能够安心地扎根草原呢!但就是这么奇怪,一颗心,飘来飘去,却总能找到落脚的地方,且落脚的时间有时暂短,有时则很漫长。我时时寻思支撑着这种漂泊、让它一直坚持下去的根源。后来,随着行程越走越远,我发现,这可能源于天性,或说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愫:随遇而安。

年轻的时候,我们总喜欢夸大其词,把走得稍远一点的旅行都叫作飘,而飘的喻意就是不安稳。后来走得远了,走得久了,才发现,能飘得起来的人,从某种意义上说,其实比那些居家的心灵还要平静。或者说,你若没有随遇而安之心,你飘不起来。因为换上陌生环境,你会不适,会焦躁,会折返,飘的生活对于你便要敬而远之。而那些真正飘着的人,他们不一样。他们在世间万物中选择自己的所爱,哪怕只是一棵草,也可以因它沉迷,随遇而安。抑或就是风餐露食,也可以当作品尝人生的过程,坦然而过,随遇而安。飘,也因此有了一个依附于它的矛盾的载体——因随遇而安的心态而产生的安心。我从内地上高原,再由高原走出国门,对此有着深刻感受。就单单说一个远行中的投宿,也有数不尽的奇妙回忆。

早年在草原上寻找孩子,有次经过康定,住客栈,正逢上旅游旺季,康定是旅游重镇,客栈单间因此爆满。老板便指着一个大通铺说:只剩下那个四人间,但已经住进一个男的,你可愿与他混居?当然,背包族出行,男女混居也是常事,但基本是多人混居,至少三人以上,这样才不显尴尬。过去我和背包客们也曾经历

这事。但是孤男寡女独居一室,还是陌生人,却从未遇过。

怎么办?天黑行李重,人也疲惫,想想之前好歹是有混居经历,算了,住下吧。又跟老板打听,住下的男人可是背包族。老板说是,并用肯定的语气安慰:放心,油腻男基本不住客栈,这里就是你们背包族的天下。

那一夜便是各自裹好被子,我不看对方——相信对方也不会看我,各人埋头睡觉。一夜相安无事。第二天清晨睁开眼,发现对面床位已空——那位同道人已经走了。会心一笑。不由想起旅行中的另一种投宿方式,与昨夜际遇相比,又是另一般奇景。这就是盛行一时的沙发客。

所谓沙发客,说的就是背包族在旅行中为了节省旅费,免费睡在陌生人家的沙发或者空闲的床位上。

记得十年前,到尼泊尔的蓝毗尼旅行,一位当地信徒先是问我:“你是中国人吗?”在得到肯定答复后,她惊喜地又问:“你们那里有很多圣山吧?”

“当然有,我的家乡就有一座圣山,九华山!”我回她。

她眼睛雪亮,语气诚恳地邀请:“如果你今晚还没住下,请住我家吧。”

“今晚已经住下了,但明晚期待住在你家。”我说,彼此相视而笑。

后来我们成了朋友。我之后多次去蓝毗尼都住在她家。她也受我之邀来到中国,朝拜了她期待已久的圣山。

通常,只要有会网上网,我都要进一些户外网站逛一逛。一次,我在“绿野户外”论坛上与一位大连女孩闲聊时,说起我的家乡有座天柱山。几张图片发过去,女孩动心了,提出要上天柱山。我说你来就住我家吧。随后我把旅行中做沙发客的经历发与她分享。不几日,女孩真地风风火火

赶过来。我呢,也就诚诚恳恳地接待。她之所以敢来,也是了解到我的经历,知道我不会骗她。我们因此也约好,择一个夏日,我要住进她家临海的房子,看看北方的大海。

其实,说白了,沙发客睡的就是一个信任。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,又有信任,旅行就会变得既轻松快乐,又奇特有趣。

像这样因行走而建立的友谊,已经融入了我的每一次旅行、每一段生活中。对我来说,人生,就是一一场场随遇而安的“飘”。不同的只是停留的时间,有时漫长得就像草原十五年,有时短暂得亦如一夜投宿。而这一切,皆因拥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。

这就是我心中的“远方”,因为随遇而安,方能抵达。



江觉迟,藏名扎西梅朵,安徽桐城人,非遗《裁襟劂子》代表性传承人,著有畅销书《酥油》《雪莲花》以及文化散文《西藏情歌》、长篇历史小说《最后的女权王朝》等。